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

南菁書廬

公羊義疏四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七年
盡九年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疏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爲主義明王者

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往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觀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疏

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

鑿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爲伐萊踰時也疏

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黃父

卽黑壤蓋二名爲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澮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

疏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疏方輿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

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

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

疏公至

言乃○卽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

有疾也注乃難辭也

上言乃復下有卒知以疾爲難

疏注乃難辭也○說文子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下

傳云乃者何難也因難故緩亦爲緩詞周禮太宰乃縣治衆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

乃復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發恥以爲有疾無惡

疏公至

無惡○卽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柯公有疾乃復傳云何言平公有疾乃復發恥也注因有疾以發畏晉之恥是也校

勛記出乃復弑耶云聞監毛本弑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爲弑遂誤改此爾紹熙本亦作殺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

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尙不當反況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

得反也故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敖當誅遂當絕疏注聞

代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

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

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饔食歸使介先

衰而從之注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

聞於主國凶服干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不反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

或駁之謂當使上介攝彼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

明矣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

終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饔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

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

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皆與

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爲不能卽反故先成服也奔喪又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是也何氏知君當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精華篇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遂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也○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注謂俟問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達君命足證有疾俱不得反矣○注敖不至當絕○以敖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異也敖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敖也舊疏云敖違命罪大故當誅誅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弑君而宣公不以爲罪直以當時行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辛巳有事于太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下

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爲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卽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

据不稱公子故問之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

卒知公子遂何以不稱公子注

据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

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子也○卽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

据以難鄂

貶曷爲貶注

据叔孫得臣卒不貶疏注据叔至不

本無也字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

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貶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貶故

難爲弑子赤貶疏通義云貶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

之說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爲獨譏平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爲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

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注据輩終隱之篤貶

欲使於文十八年子赤卒年中貶

疏注据輩至中貶○卽隱四年輩帥師會宋公以

下伐鄭傳輩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十年夏輩帥師傳此公子輩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其事也據此例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貶也

年注

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

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爲不去樂

張本疏

注此解至赤也○卽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

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

娶嫌爲弑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爲喪娶貶弑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閔監毛本同誤也州又卽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閔監毛本同誤鄆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卽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爲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弑而入篇卽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弑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年遂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正於卒時貶見其事○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蓋嬰齊爲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爲歸父後爲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爲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

一嫡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
 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
 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
 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
 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
 期也不二斬也何以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
 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易爲後大宗者尊之統也大
 宗者收族者也後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
 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人後同宗則可爲之
 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
 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
 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嫡子不
 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云大宗不可絕不云
 不可絕小宗也祖易於上宗易爲下何云小宗不絕乎通典
 引鄭志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
 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
 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則祭于宗
 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
 盡矣○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鄭本作
 地者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
 卒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
 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禮

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
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成節乃去又曰若大夫介卒亦如
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
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士喪
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奉使有勞於國君必弔可知○注日
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問世大夫卒有
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之通義云
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卒已則祭日非卒日也范武子曰
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理不能一日計
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識猶釋之義乃顯○注書
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卽是得時不書之
例而書之者爲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約不合書
是以但言有事爲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云不言吉祫
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而已之類按不似書烝嘗
明者嫌初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

子諸侯曰繹大夫曰實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

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
之至殷曰彤周曰釋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
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
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
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注禮釋至神
誤祭穀梁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實也左傳注釋又祭陳
昨日之禮所以資尸禮有司徹目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
而釋爾雅釋天釋又祭也郭注祭之明日尋釋復祭詩疏引
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釋
復祭也詩大雅序絲衣釋賓尸也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
釋以祭之明日國語魯語宗不具不釋韋注釋又祭也唐尚
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釋禮記禮器云爲祔于
外注祔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
經祭于辛巳釋于壬午可爲釋祭於明日之證不灌地降神
者正祭有灌此釋主爲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
天子九獻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
圭鬱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

播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權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權
天地至尊不權莫稱焉亦作裸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舊論
權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龜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
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牲云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圭瓊酌鬯始
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瓊灌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
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
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義疏以天子至室尸爲春秋說文絲
也○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室尸爲春秋說文絲
衣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釋祭之禮主爲賓
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曰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釋言
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曰爲之不別爲立名直指其事謂
之賓尸耳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注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
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
止義釋宮云問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
廟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祔于外故知在外也
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祔
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釋又
於其堂也祔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釋
同時也又云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
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祔二是釋祭之時設饌於廟

門外西室亦謂之祔按春秋爾雅詩序皆但言釋不言祔是其大名曰釋也禮有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薦也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饋尸禮崇也饋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祔而釋引此引爾雅文按天子諸侯之釋與大夫饋尸異者饋尸在祭日釋在明日饋尸於廟之堂釋則於廟門之祔饋尸即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云殺尸俎是也釋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堂徂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謂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鄭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饋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祔之異者詩祝祭于祔傳祔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祔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祔也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祔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於祔卽此禮器云爲祔乎外注祔祭之明日釋祭也此釋祭之祔也郊特牲祔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祔爲明日釋祭之祔誤胡氏培壘儀禮正義疑郊特牲祔與釋對

言明亦正祭之勛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
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
今乃在庫門均爲失禮之事耳此經言釋言祈言朝事明是
三事鄭乃釋與祈牽合爲一解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實
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償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
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六十五
之類其與者尸七饌以上皆同視侑尸入飯後見其異也此
賓尸卽禮之償尸儀禮枝助記償徐本作賓按通篇償尸之
償或作資或作償諸本互錯據經文作償當以償爲正賓償
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償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
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
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迎注室
事祭時堂事償尸是也其土曰宴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
三飯後僅有獻賓眾及旅酬無算爵諸節無償尸之禮宴尸
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償尸者也○注必
釋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爲之設祭則無有過
誤也周禮牛人注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
祭於廟明日釋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若牽牲將薦
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償尸主人獻尸主婦自
東房薦韭菹醢醢償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償尸卽天子
諸侯之釋也按釋祭禮亡以少牢有司徹證之其償尸之異
於正祭者埽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與正祭筵與奧異賓尸

進尸與大夫正祭不進尸異饋尸有侑與正祭有祝異饋尸
 先獻後薦與正祭先薦後獻異饋尸鼎三與正祭鼎五異饋尸
 尸牲醴進醴與正祭牲醴進下異饋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
 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
 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異以上陳祥道嘖之最詳故備
 錄之價者禮之意釋爲饋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良勞
 乏故次日復饋禮之意○注殷曰彤周曰釋○爾雅釋天周
 曰釋商曰彤郝氏懿行義疏去彤者融之假音也書之高宗
 彤日絲衣箋云商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
 言融與釋俱訓長是融釋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
 不絕之義公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爲融故左氏隱
 元年傳其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李善注融故左氏隱
 字通也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尙書
 爾雅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
 舟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彤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
 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彤聲卽高宗彤日之彤玉
 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爲余箴反轉爲余弓切
 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與韻協
 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正聲也按
 錢郝二家之說極爲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云郭氏爾雅
 其下仍有夏曰復昨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以諸家尙雅悉
 無此言故不引之○注釋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釋

欲道今日所尋釋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
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
因而不絕形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追近而不尊故
曰實意也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
相傳舊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注祭必至爲戶○禮
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面而事之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
姓之嫡子也天子諸侯之禮以少牢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
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也郊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
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也郊特牲尸皆在室之奧主人
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爲尊也
天子諸侯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
子以卿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爲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
大夫則以卿其侯伯入爲卿士者亦爲尸以侯伯七命王朝
之卿六命相享也不以三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
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不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
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
蓋亦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
大夫爲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虞
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尸配
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崩後則夫婦共尸取諸同

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渠禮論周
公祭天用太公爲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
尸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者亦可曾子問云無
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不可爲尸注尸
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
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又曰祭必
孫幼則使人抱之又曰祭喪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
是殯之也○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
注夏禮尸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
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云曾子曰周
禮其猶醯醢與注合錢飲酒爲醢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
六尸謂醢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
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
觀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
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哈多主而唯云
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殷廟無尸但有上也記又云周坐
尸詔伯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
猶常也告尸行禮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
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楮也能爲人
夏質殷漸文周漸文也

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

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疏詩邯鄲風簡兮云方將

疏知萬舞爲千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

千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

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

爲萬也以千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

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

武也羽籥翟之舞也傳以千羽爲萬舞失之矣此孫氏破毛傳

義也○注干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干盾也干戈萬舞

象武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干盾也書牧誓云比爾

干薄干盾也禮既夕甲盾干竿注干楯也方言注干干也詩

周南兔置公侯干城傳干干也周禮春官序官司干注干舞

者所持謂盾也○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

兮正義云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

桀也何氏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

也通義云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

入學非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

數於眾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

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爲武舞小正傳亦曰

萬也者千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爲武舞

之證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

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爲禹以萬人治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內各紀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

篇者何篇舞也

注篇所吹以

節舞也吹篇而舞文樂之長

疏

注篇所至之長○文王世子

序官篇師注篇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萬入去箏注篇文舞也篇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箏注文舞有持羽吹箏者所謂箏舞也故知爲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箏右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篇存羽明知萬入去箏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火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似公羊舊說有以萬爲羽舞者矣或爲衍字其言萬入去篇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据入至言名

有事于武宮篇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

不欲令人聞之也疏惠

棟周禮古義云大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篇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占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紉馬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廟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

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菜
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
語以藏爲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
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篇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
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黃桴
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爲笛頌與吹以
節舞故爲有聲者也○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
字此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注廢置

○周禮疏引鄭志張逸問篇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
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去不留也
通義云謹案左傳廢六闕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其義皆
爲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爲廢謂廢
留不去也左傳廢六闕王肅家語作置六闕淮南子舜葬蒼
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
居與時轉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貯
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爲置如祖之爲存苦之爲快
亂之爲治去之爲藏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
也注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爲之疏

通義云知其不可祭而猶祭但屏去聲音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爲議其萬入去篇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爲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爲之也穀梁傳以其爲之變議之也注內舞去篇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

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

据未奏去篇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

郊社越絳而行事可疏

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云仲遂卒于垂王午猶釋萬入去篇仲尼曰

非禮也卿卒不釋注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釋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禮四云東晉元帝妹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注有事至廢釋○校勘記云郭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誤脫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證上卒事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思

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不釋故此書猶釋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注言人至時書○舊疏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縋而行事疏引鄭志答田瓊云天地社稷至尊不可廢故越縋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縋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縋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之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當禘宗廟俟吉也然則未殯與啟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縋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縋而行事鄭答越縋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避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前有常日自啟至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也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死之際更

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有權禮不可知也留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爲昆弟之爲國君者此二等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日熊氏左傳作羸氏顧氏炎武唐韵正一東

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羸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羸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虎變蘇化爲熊久血爲羸積次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書言諸而暮終羸政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爲龜兮蘇變而成熊二者所韻不同或疑張叔爲熊字善作郎王劭曰古人讀熊爲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縣皆以熊韻陵劭言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疏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耳

楚人滅舒蓼疏穀梁蓼作鄧釋文鄧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鄧舒庸

之屬彼釋文與穀梁蓼作鄧釋文鄧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小雅漸漸之石序荆舒不至箋舒舒鳩舒鄧舒庸
蓼或作鄧師注蓼國今義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
本或作鄧同文五年傳楚子變滅蓼注蓼國今安豐縣釋
文蓼音了字或作鄧音同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
本又作鄧音了說文邑部鄧地名从邑蓼聲晉太康地記蓼
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鄧縣界故胡城是潘研堂答問說
文鄧卽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
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言其地但云盧江
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
廬州府舒城縣爲古舒城廬江縣爲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
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
水故地理志曰決水北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
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
顧炎武云羅泌曰信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
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
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鄧陽宜

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圖宋析骸易子伐鄭

勝晉鄭伯內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疏氏包

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問不在四月則七月爲

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日矣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据歷

八月二日亦爲甲子或經月有誤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

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

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

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卽下九

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

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爲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

鄭伯內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

精奪者舊疏云正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

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強作彊紹熙本同五行志

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

遂張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

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

室後又入鄭鄭伯內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

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

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鶡尾壽星之開十二次之分鶡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爲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

疏

左氏作敬嬴古頃敬同韻包氏

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

注

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

疏

注

氏至妾子○通義云頃熊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不繫氏楚以熊爲氏羊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闕氏之屬乃可更以熊爲姓耳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羊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熊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繹至春秋時熊繹是爲成王皆以名配熊蓋熊熊姓熊名熊子孫以熊爲氏也熊從米聲蓋卽羊字錢氏姑說文辭詮說也楚女或稱羊左傳文元年江羊是或稱熊此頃熊是也僖八年用致夫人注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晉僖公使用爲嫡而者何難也疏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其卽頃熊與而者何難也疏後得葬穀梁傳云足乎日之辭

也。始克葬。是其難也。乃者何？注：問定公曰：下吳乃克葬。疏

注：問定至克葬。○校勘記：出謂問云。鄂本無謂字。此誤衍毛

監本吳改。吳非。下同。閔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卽定十五年九

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是也。舊

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正以葬時遇雨。廢

葬。而乃異文。是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

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疏：說文：巧。曳詞之難也。象氣出難

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

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懷。思其親。似

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

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爲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證難

義亦宜同。禮記王制：云：庶人葬。不爲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

得從權也。又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廂。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

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廂。日有食之。老

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禮也。然則

日食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爲禮可知。○注：不克至其君。○

卽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得成禮。故爲重難之詞

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

者外而淺下吳曰朕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

無謂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禮則

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明見日

乃葬也

疏

注言乃全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定十五年穀

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

云區之與五日翁望乃伏傳作而復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

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爲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

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

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

終是也散言之則通又云詩杖杜而多爲恤言乃多爲憂也

鄉射禮曰而錯言乃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

義典試可乃已五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

記乃作而史記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漢書關通

傳乃作而僖二十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注

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西也下吳蓋

曠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于下吳則去晚近故爲重詞言

乃以葬須見日也○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淵篇云今本
作爲之難鄭注謂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云依何
氏意似謂者謂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能徑遂
其情其爲之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
氏同牛之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爲害於國牛憂之情見
於辭兄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
絕族爲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中解論語云
言難言之事必須而行之蓋謂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
情故夫子以爲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葬
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曰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有大
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卽推仁孝之心於事之緩
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日故重難
也○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
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塋不可因雨而乖有進
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設車之
載蓑笠之備苦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霽服失容當卻
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土以上皆爲雨
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王弗許而惠子
託爲澡水鬻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
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
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

雨止左氏說小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陳車載養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養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養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師其屬以帷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於土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輜綍碑窆儀注旣繁厥葆荼蠶工力復曠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紼五百人皆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戒此非養笠苦蓋所得遮蔽其罪反也按仙民之說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

壻天子諸侯亦不爲兩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
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敗以前雖庶人亦爲兩止不得責其
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爲政篇文兩則不得行禮
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
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
暮鄂本莫作暮紹熙本作莫毛本作莫非下並同監本日誤
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壻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止乎孔子
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壻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止乎孔子
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日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
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
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而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
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
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爲
無日而慝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
日中莫謂下吳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城平陽疏杜云今泰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新泰
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按魯有兩平陽此係東平陽也西平陽
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又西經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
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書地理志作東
平陽晉志作新泰晉武帝元康九年改元并郡縣志晉武帝

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爲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爲何平陽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

濟西出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月者西

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

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

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彼爲朝天子之禮何

意以諸侯亦然上五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爲合古惟五年

之中再朝不盡合五年之數故僅爲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

見其善十年公復如齊是爲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

亦無所爲善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

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

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

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

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藏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眾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三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誠於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蓄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元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爲妾母喪與通典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元答曰春秋所

義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
正之今以不議爲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
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
得合祔祔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
不得如嫡母重也○注孔至至合禮○知和而和見論語學
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
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
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有流弊豈知論語所
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問諸夫子者乎
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怨泥後漢章帝
紀引博學薦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爲孔
子說苑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爲孔子按如何義似論
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爲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
語此章爲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書以和
爲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
之類宣公今年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爲不以禮節之矣有國
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爲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
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

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大事表云在今沂州

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衡卽

所取根牟地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注

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

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

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壬子虎從會

葬數

疏

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之箋傳注並云亟疾也○

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未加禮今年七

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附從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繫會葬言之

未期者或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

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邾婁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邾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爲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構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注上有至明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故注推言之也○注未期至葬數○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降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育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甦在去

八月滕子卒

疏

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爲特哀錄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疏

補刊石經左傳九月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辛酉十月之八日八月之七日也杜亦

以九月
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

疏

通義云杜預以爲鄭邑非也汲郡竹書

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

晉出公十二年

河絕于扈是此地穀梁

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注据陳侯鮑卒不地疏据陳至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

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

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卒于會

故地也

注

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地危之

疏

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注起時至危之

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上句帥師侵齊至

穀間齊侯卒乃還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

明當時有乘危伐喪

者故書地以危之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

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

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

故纂也

疏

注左右至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

少愈故不如杞伯戊書如會也雖卒鄂本闕監本同毛本雖

課所於作于○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

年曹伯負芻卒于師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

於師者桓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

厄伐喪師者用兵之虞而君死焉故言于師著其危甚於會

次之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

處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于劫桓公之類是也而君

卒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鄂本元本同誤

也闕監毛本如作於常据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者

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南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云正

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於主國

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爲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經是也雖

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酷同國內也陳侯鮑卒不地甲戌

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

有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不與人會地者彼注云

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爲戒是也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

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殊而書之也○注不書至

纂也○校勘記出故纂也云闕監毛本同鄂本無故字信二

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纂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纂明者書

公羊義疏四十六

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纂辭故也纂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

疏包氏慎言

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即九月之辛酉其誤審矣○注不書至瑕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

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姬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

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家語于路初見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泄治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將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僞考就左傳引孔子語傳會爲此泄治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据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卽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謬效卷懷開天下巧捐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泄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爲春秋所貴者同爲得罪名教之語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四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四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七

句容陳立草人著

宣十年盡
十二年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
磨改西下增之字鄂本亦有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

据歸謹及閩齊已取不言我

疏

注

歸至言我釋文作俾云本又作剛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剛
作俾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俾冬齊人歸謹及俾亦取之

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爲未絕於我注

言我故据以難

有俄道疏校勘記出未絕於我也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
本於作丁又出曷爲未絕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
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注据有俄道○校勘記云閩監
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當据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乎

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則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爾來十年何言未絕齊已言取之矣注齊

於我乎故難之若作我字据意不明

已言語許取之

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齊此言語許取之也

其然也淮南道應訓已雖無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除其患言此舉不除其患也

齊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

凡歸邑物例皆時疏

注其人至於齊○何氏以義言之也○

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賂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今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人已見宣有禮還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減其初惡是以春秋恕之不得書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舊解謂恕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取文者爲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未之齊也○注凡歸至皆時○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遂譴陰川是也歸物

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是也其哀八年齊人歸讎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

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

包氏慎言云四

月書丙辰據麻爲月之三曰賈服解經曰食或有在三日者此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臆造劉欲以爲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麻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豈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注與甲至累食○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是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師大敗於鄆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爲楚盛中國衰故爲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云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欲以爲二月魯衛分滅氏壽恭推四月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

一 二日丙辰在奎八度

已巳齊侯元辛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又舊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

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

子曰今君出自丁是崔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入世孫氏天生杼按天見傳二十八年其稱崔氏何注據齊高无咎出奔名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疏

注據齊至奔名○卽成十七年秋齊高无

咎出奔莒是也○注連崔至采邑○卽隱三年

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嫌崔爲采邑矣

貶曷爲貶注

據外大夫奔不貶疏

注據外至不貶○舊疏云卽上引高无咎出奔莒之屬是也

譏世卿

世卿非禮也注

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

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

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疏

穀梁傳氏者舉

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云氏者殘世卿也卽稱氏爲舉族而出尹氏卒甯可復以爲舉族死乎鄭氏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顯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是鄭氏爲公穀調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

義鄭爲飾之非遁詞乎又以爲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爲吉何君一語真可解顯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爲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之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尙不識世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傳二十八丁公之後世爲大夫故得詳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爲嫌故劉氏歲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之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合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世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弑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愼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爲兵連禍結重兵害眾之故但不爲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解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

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卽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弑君之禍著明於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爲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亡於世卽不於樂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樂書弑君在先春秋未著與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

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疏

注不言至朝聘

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經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也者欲道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

疏

舊疏云致例時而書五月者爲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之十日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注據叔服不繫

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注據叔至稱季○文元年天王

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

配字不言王季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

皆王之兄弟故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

不言子弟故變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

疏注子者至明之○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

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

王者不以親疏錄也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

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

取奔晉天王殺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

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

云頃王之子匡王之弟也不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

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唯尊內亦得言

季子耳文繁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爲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爲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卽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爲加殊之辭○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於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賴疏

左氏穀梁作釋按賴字廣韻在

釋廣韻在二十二昔爲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韻不同部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釋邾邑魯國鄒縣北有釋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於釋則釋爲邾婁都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牟等同而文承伐下諱而不盈不如須胸日者異於公取

大水注

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賴役重民怨之所生

疏注先是

○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獲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牟及賴事見上八年冬九年秋取應與董劉旨大同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疏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卽悉因其廢禮之實以

刺譏當世矣

饑

何以書以重書也

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

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減開倉廩贍振乏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疏注民

食至振乏○校勘記出瞻振乏云鄂本乏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作之周書文傳解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糴匡解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

無鐘鼓凡美禁畜不阜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乏問隨鄉下鬻熟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悞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羅餘子倅運開廩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惟牛羊○注哀公至興足○見論語顏淵篇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

王法討微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故長平城在今開封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陵之爲辰陵猶夷儀之爲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連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鄭元曰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不謬傳寫之誤耳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六十里○注不日至信辭○正以不信日小信月大信時故也明王法討微舒見下憂中國卽

斥詞陳
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

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義故

從外內悉舉者明言之疏杜云欒函狄地○注離不至狄也

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

隱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嚴猶

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

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

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是也通義云會文

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注下發至言之○舊疏

云卽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云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

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

近者始也注云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

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

注

據下入陳稱子○

也

注

據徵舒有罪不與外討也

注

辟天子故貶見

之卽所謂貶絕然後罪惡見

疏

通義云謹按蔡人殺陳佗從

淫於蔡與使蔡人得討之徵舒之罪無與於楚非天子之命

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注**辟楚莊王篇楚莊王役陳夏徵舒

命不得外討故貶也昭元年傳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

惡也此討陳夏徵舒嫌無貶文故必貶以起不與也

不與

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自討

其臣下亦不得與也

疏

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不與外

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莊外討故就言不與外討爾通義

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討亦與故隱四年衛

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

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

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也知此傳文不與自

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夫是也

曷爲不與注

据善爲齊誅之疏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注月者善義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與注

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

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四年夏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

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爲中夏羞也

而文不與文

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

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

書兵者時不伐疏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作臣弑君子殺

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

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論語曰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

云諸侯之義非天子命不得動眾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

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

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恆弑君

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

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注與齊至同義

○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傳繁露楚莊王篇莊王之行賢而

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

正經春秋常於其謙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

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

諸侯之得貶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

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

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

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

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

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人例書時傷害多則

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

轅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爲楚縣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

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

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

入陳於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衰之而後貶之先衰之者以

爲陳人力不能討齊爲大國晉爲盟主亦長養殺君之賊而

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

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爲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

之人皆知稱人爲貶而不知稱人爲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

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勿受也日入

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書日惡莊王爲異○注復出至貶文

公羊義疏四十七

○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爲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爲篡辭而言爲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卽言納二子於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卽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爲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

作益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據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疏

通義云据剎及接箇

君○注据納至納也○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是納爲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爲見任大夫而反言納也信二十五年納頓子于頓亦無頓子出奔文言納者彼注云頓子出奔不書小國例也正以小國出入納不兩書也子糾亦無出奔文言納者彼爲其不能納書也納公黨與也注微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微舒微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微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微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疏注微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二子奔楚世家同明其如楚訴也杜云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蒙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

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目楚歸于陳矣。按二子爲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善。自不可泯。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若書微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儀行父出奔楚矣。○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也。以遂前功。討微舒是也。○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決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麋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注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卽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爲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

葬疏

江据惠至子葬。○卽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下卽云夏晉殺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

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復討也

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

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

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通義云恕陳臣

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

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

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

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

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

恕陳臣子無所復討兩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

其臣子雖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

殺里克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其臣子

也楚莊本討賊而殺微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注不

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

育以爲泄治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

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矣而此何氏以爲

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

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恕辭一則泄冶有罪

公羊義疏四十七

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注不月至略之
○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
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詰箋云何氏膏肓以爲禮治無
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
得書葬又役泄治當去葬故不足也按孔劉說皆通穀梁注
引泰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
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
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
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
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訴楚功
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內弗受之義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

包氏

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邲鄭地
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水經注濟水篇濟
水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榮濟濱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爲
榮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榮播所導自此始也濟水於此又兼
邲曰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於邲即是水也京相
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即榮口受水之處今在河陰

縣而元和志邾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爲邾水卽今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邾卽楚戰處說文邑部邾音邑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

繁露王道篇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個也適敵通禮記樂記注適讀爲無敵之敵是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

據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貶也疏

注據城至敗也○卽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

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疏

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

作一句連續之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亦爲

一句連續之通義云言不以晉人爲直而善楚子爲有禮也

林父錄名氏反爲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而善楚子爲有禮也

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

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貶稱人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

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

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

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託別義舊作一句連續者非按樂

露竹林篇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鄭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又觀德篇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邵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辟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不與晉之得與楚爲禮也所以爲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以外夷狄春秋之常今敘晉於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信甯得殊之既不合殊卽晉侯之匹林父人臣何得序於其上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矣臣而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據城

濮之戰貶得臣者不與楚爲禮疏

注據城至爲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楚臣數

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

治也雖不言不與爲禮不與可知

戰勝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經義述聞家大人曰爾雅

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

曰滅之喪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按戰勝固克何氏本其由言之○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爲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爾雅釋宮云四達謂之衢左傳謂之衢疏注於達路注塗方九軌曰達郭注爾雅云交道四出定八年疏引李巡云四達各有所至曰衢孫炎云交通四出蓋衢爲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維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道云齊魯間謂四齒杷爲權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柯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放至也鄭伯內袒疏爾雅釋訓云禮褻暴虎今詩作袒衣而見體說文肉部膾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禮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褻衣按孫李不同郭

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廬李郭說是也袒去襦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人部但袒也衣部袒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左執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爲臣隸也左執

茅旌注

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

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

意疏

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新序四引作左執旌旌韓詩外傳亦載此傳文執作把按作旌非

是○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卽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以爲主士虞禮祭于苴苴卽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表位亦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爲神主也若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菽此直以茅旌爲神主也○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菹館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

承菹謂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判茅長五寸注苴猶菹也
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判茅者謂判茅
以爲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故謂之藉判者斷
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義同苴說文艸部菹
茅菹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
師共茅菹鄭注菹士虞禮所謂苴判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
蓋斷茅以用者爲藉名曰苴或作菹凡甸師鄭師司巫士虞
禮說文所記皆是也○注不斷曰苴○經義述聞云謹按春
官司巫祭祀則共菹節鄭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菹者引
士虞禮苴判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
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
稱菹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苴未知何據也茅爲草名菹
則菹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苴乎今按茅當讀
爲菹菹正字茅借字也蓋菹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
析羽爲旄爾雅注旄首曰旄李巡注旄牛尾著于首是也其
用旄者則謂之旄旄矣地官掌節節道路用旄節鄭注今使者
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
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旒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
以先邾風二子乘舟傳作稿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記衛世
家盜其白旄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爲旌節也漢書蘇武
傳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盡落是節卽旌節也周語曰
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旌旌者其自比於行

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据借字作解而不求其正字指也
 从毛聲茅从牙聲古毛聲牙聲之字往往相通如詩髦彼兩
 髦之髦說文作𦏧如蠻如髦之髦牧誓作𦏧是其例也新序
 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旄旄唐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
 春秋也較何氏本為長按史記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
 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又左傳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
 為旌識蓋古有此制今不可考矣茅旌鸞刀皆祭祀所用示
 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謂執旄旄旄以自比行人則執鸞刀又
 將何為乎惠氏士奇禮說云菹說者以爲藉祭之物而祭之
 用菹非徒藉祭而已志六穀之名謂之幘即肆師之表盥盛
 也護羣神之位謂之旌即左傳之羣屏幘也皆以菹為之一
 共之鄉師一其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謂包匭菁茅故館一
 作包然則茅之為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
 廟將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動仁人孝子之
 心也鄭眾亦云屏攝攝束茅以為屏蔽韋昭以屏為屏風攝
 為要扇非是○注用茅至至意○詩擗風靜女自牧歸荑傳
 荑茅之始生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山歸荑其信美而
 異者可以供祭祀易大過疎云用絜白之茅言以絜素之道
 奉事於上也是也
 說文艸部茅管也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
 鋒有鑿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注鸞刀至
 有鸞○禮

記郊特牲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刳取脾脅又祭統云雉刀羞膋是鸞刀爲宗廟割切之刀矣釋名釋兵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當作鑾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鑾入鑾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鑾和並車馬之飾鑾刀亦取象和鑾法其有節故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制中節也正義鸞卽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鑾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減斟酌在楚耳故言自歸首矣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也云血良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胥時所制者又云血毛詔於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爲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

侯自稱曰寡人天子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

過於楚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

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

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正義寡人者言已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

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
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
斷上朕我也古者尊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
曰朕在位七十載舉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
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
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子一人又曰天
子未除喪曰子小子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
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
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
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
良善也說文畝部良善也無善卽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
○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
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沓聲以千天禍注千犯也謙不
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以千天禍注千犯也謙不
敢斥莊王歸之於天疏注千犯至於天○國語晉語云則上
背晉干宋索隱干謂犯也楚辭繆諫恐犯忌而干諱注干觸
也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爲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恕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
餘疏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傳文也漢書禮
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泛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然俱起

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
寬廣之意又耿純傳况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
煖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爲大故沛然
爲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
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味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沛字於此無涉

尋到敝邑

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

傳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

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

已喪亡

疏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

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即

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境塙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

疏史記鄭世家云若

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注境塙至肥饒○

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塙之處漢書食貨志

注境塙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境
塙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
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
按左傳隱三年潤溪沼沚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

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
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
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
今注云地以名山爲輔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其
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据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
舉其重者言之燒者說文作燒石部云燒礬石也漢書賈山
傳地之燒者注燒礬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燒一切
經音義引孟子注燒礬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
之燒礬淮南原道田者爭處燒礬注燒礬讀人相燒樣之燒
燒礬疊韻字單舉則燒亦訓礬淮南修務訓肥燒高下注燒
礬也楚語瘠燒之地注燒礬也是也趙注孟子使帥一二耄
云燒薄也燒礬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使帥一二耄
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敢多索丁夫
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疏唐石經耄作耄○注六十至
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
者不同或者此耄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
十曰耄徐據今禮記曰耄不作耄故下云或者此耄字誤也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
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
八十曰耄九十曰耄徐所見本蓋卽此本故引以證何氏六

十稱蓋之異同後人轉寫爲八爲七耳八十曰蓋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蓋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蓋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爲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蓋之說與韃爲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蓋蓋漢人說蓋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爲正也按爾雅釋詁蓋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蓋者皮膚變黑色如鐵也郝氏義疏云蓋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爲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並云七十曰蓋釋言云蓋左傳正義又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僖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蓋無正訓故爲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爲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蓋爲老也○注殺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蓋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以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窮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請唯君王之命疏左傳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請唯君王之命疏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

公內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屬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注是亦莊王

謙不斥鄭伯之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

往來爲惡言

疏

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諉罪於不令之

小雅湛露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舉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佞人是也○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辭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猾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爲狡猾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日交傷其即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

微至乎此注

微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致於此疏

舊疏云若祭

玉女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然則此言玉面者亦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亦謂美也

○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此。選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抑風式微傳云。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而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此。卽是敎卿之語。故下文遂言。攝車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卽且卿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爲言。自是重複。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談過臣下之辭。何爲數數言之。王莊王親自手旌。注自義以微爲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爲直捷。

以手持旌也。繡廣充幅長尋曰旒。繡旒如燕尾曰旒。加文章

日旗。錯革鳥曰旗。注旒首曰旌。

疏。韓詩外傳作莊王受節左

也。○通義云。手旌手持師節也。周禮曰。析羽爲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旒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白旒以先。然則白旒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爲旌。節載之武車則爲師節。司馬法。偃伯靈臺。注伯師節是也。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封衛分以少帛卽武王之小

白也。○注繒廣至曰旌。○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
不同者。蓋所見異。或何氏謂色之校勘記出繒廣云其間少有
爾雅釋天。繒作繒字。按此則何注本作繒。廣充繒當訂正。又
出加文章曰旗。云旗當作旂。疏同。旂。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
旂。又注監毛本作註。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
舊疏引孫炎注。繒黑。繒也。與何本作繒義合。說文於部。旂。龜
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旂如郭義。帛
全幅廣二尺四寸。爲旂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繒故爾雅作
繒。旂畫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旂夏也。旂從夏
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繒布廣充幅長尋曰旂。於
繒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釋兵云。龜
蛇曰旂。旂光也。龜知氣光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
光也。釋天又繒旂曰旂。何氏增如燕尾三字。故郭彼注云。帛
繒旂末爲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繒旂末亦長。尋詩云。
帛旂英英。是也。說文云。繒旂之旗也。沛然而垂。釋名云。白旂
般旂也。以帛繒旂末也。繒帛爲旂。以難色。綴其邊爲燕尾也。
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
亦作莢。詩疏及釋文。旂俱作莢。左傳之莢。莢是也。旂正字。莢
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旂。郭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
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旂。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
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云。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
月升龍。卽何氏所云加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烏曰旗。郭云。

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爲之置於旄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李郭所本也詩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縵也按鄭志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準則孫氏所本而說文縵也錯革畫鳥於上所以進上軍旗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置革而兼畫矣卽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爲革鳥置竿首也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旄首曰旌郭注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旄牛尾牛尾著于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繆說文云游車藏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進士卒按禮記明堂位云綏有虞氏之旌也注云旄首釋名云析羽曰旌旌精也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云析羽曰旌旌精也之綏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爲綏未知然否釋名又云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爲旗旗書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左右擣軍退舍七里疏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義並同左右擣軍退舍七里疏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覽冥訓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擣之注擣揮也公羊問答曰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擣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臆說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擣

之注搗軍也舍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
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
部摩旌旗所以指摩也从手摩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摩
故許以旌旗釋摩段借之字作戲淮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
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摩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
摩誓曰右秉白旌以麾小雅曰麾之以旂按此之指即彼之
摩也莊王即持旌以左右搗軍也說文手部搗字下以手指
搗爲別一義蓋以手指搗者作搗以旌旗指搗者當作摩也
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退不過三舍三
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
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爲平也故新序作麾軍還舍七
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即用此傳不必謂
三十里也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注南郢楚都
不能二千里言數千里者欲深感莊王使納其言疏子重楚
左軍將公子嬰齊也○注南郢楚都○漢書地理志南郡江
陵下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
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史記楚世家正義括地志云紀南故城
在荊州江陵縣北五十里志又云又至平王更城郢在江陵
縣東北六里故郢城是也○注不能至其言○正以諸大夫
不二千里而言數千皆甚言之辭以動王滅鄭也

死者數人廝役屬養死者數百人注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

漿者曰役養馬者曰廝炊亨者曰養疏校勘記云廝唐石經

廝非注同按紹熙本亦作廝新序雜事篇作斯役死者數百

人○注艾草至曰養○史記張耳陳餘傳注韋昭曰析薪爲

廝漢書楊雄傳蹂躪與廝注廝破析也又嚴助傳廝與之卒

注廝析薪者廝亦或作斯哀二年左傳去斯役易旅斯其所

取災王弼注而爲斯賤之役是也方言官婢女廝謂之娠注

女廝者婦人給使亦謂之娠玉篇廝使也賤也斯訓爲析故

謂析薪者曰廝此艾草與析薪事相近故艾草爲防者亦曰

廝其實廝爲賤役之通稱淮南覽冥訓廝徒馬圉注廝役也

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謂賤役者也廣雅釋詁廝賤也廣韻廝

養也漢書嚴助傳注張晏曰廝穰也是也史記蘇秦列傳廝

徒十萬索隱廝養馬之賤者則廝與廝同矣正義又以廝爲

炊亨供養雜役則又與養同總之爲雜役之名故不必有定

詁也艾草爲防者詩小雅車攻篇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

大艾草以爲防釋文芟作艾數梁昭入年傳艾蘭以爲防注

防爲田之大限田獵者必大艾殺野草以爲防限止舍其中

所謂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樂流旁握是也明行軍

亦宜然也役者說文艾部役戍邊也引申之服使賤者皆曰

役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楚辭大招云不歎役只注役賤也周

禮記檀弓云公羊義疏四十七

禮句師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注役爲給役也又與祀徵役
於司隸而役之注役之作使之又罪隸掌役百官府注役汲
其小役汲水漿亦賤者事對則異散則通不必爲汲水漿者
專名焉扈者惠氏棟云閔元年僕人鄧扈樂卽扈人華圉人
卽養馬者也封氏聞見記百官從駕曰扈從又云扈從蓋臣
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蓋扈圉同部字圉正字扈段借也扈
爲隨從服役之稱故廣雅訓扈爲使亦不必專爲養馬者也
養者後漢書劉元傳竈下養注引此傳炊烹曰養傳下脫注
字也易說卦傳兄爲羊釋文云虞翻作羔集解載虞注女使
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鄭本作陽注此陽謂爲養无家女行賃
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與炊亨之義合陽卽養之借漢書
兒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養主給烹炊者也史記注引
韋昭云炊烹曰養見陳餘傳下蓋飲食所以養人故炊烹者
名養虞氏易作羔經義述聞謂羔當爲恙借恙爲養也扈養
之養通作恙猶爾雅恙愛之恙通作養也其實亦役使通稱
故廣雅亦訓爲使史記秦始皇紀監門之養索隱養卽卒也
是卒亦稱養四者通爲役使之稱對言之則各別耳書費誓
臣妾逋逃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注臣妾廝役之屬也古者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外有餘子二十五人蓋
卽廝役扈養也戰國策韓策卒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
其中廣雅釋詁廝扈養役使也孫子作戰篇注養二人主炊
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

人守城法或有婦人蓋亦給使炊烹役與通義云謹按司馬
法兵車一乘炊家子十人殿養五人樵汲五人樵謂之斯汲
謂之役漢書陳餘傳有斯養卒蘇林曰斯取薪者也占斯與
斯通詩斧以斯之蓋所由取名也屈固也傳言鄧屈樂是也
漢書兒寬爲弟子都養而鄭君讀易兒爲養以爲無家
女行質炊爨是炊烹者通名養矣毛本享作烹俗字

今君

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

注無乃猶得無

疏新序雜

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鄭世家云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
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楚世家云楚羣臣曰王弗
許左傳亦曰左右曰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四方注

杆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杆穿皮蠹乃出

四方古者出四方朝聘征伐皆當多少圖有所喪費然後乃

行爾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減有鄭

恥不能早服也

疏注杆飲水器○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杆音

是杆字若今食甬矣按今音作于則舊說非校勘記云按說
文有孟飯器也杆杙也所以涂也然則古經皆段杆爲孟公

羊問答云問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飯器二字不同何也曰杆
卽孟之假借字也既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
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按後漢書引方言盥謂
之杆又呂強傳注孟碗屬也亦作孟禮記玉藻出杆注杆浴
器也既夕禮注今文杆爲梓蓋爲盛水之具也故玉藻疏云
杆浴之盆也是也新序作孟荀子君道云槃圓而水圓杆方
而水方按此與既夕皆飲器與玉藻之浴器別名同物異也
○注穿敗也○說文穴部穿通也从牙在穴中通故敗引伸
義也○注皮裘也○說文皮部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按經傳
稱皮多指有毛者言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小行人璋以皮
注並云皮虎豹皮禮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皮虎豹之皮又
云乘皮設注灑皮麋鹿皮也孟子梁惠王篇事之以皮幣注
皮狐貉之裘儀禮士昏禮備皮注皮鹿皮是皆据有毛者別
之若無毛者謂之革故此言皮裘也○注蠹壞也○國策秦
策云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又云有漢中蠹高注並云蠹害
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器物者也左傳
襄二十七年云財用之蠹注蠹害物之蟲蓋蠹本所以壞物
因謂蠹爲壞襄三十一年傳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是也○
注古者至有鄭○通義云杆積而穿器有餘也皮藏而蠹幣
有餘也此與漢書云粟陳腐不可食錢買朽不可校其喻相
類言師出則費財故國必餘富然後敢從四方之事以明今
伐鄭致有損喪固其所也○注恥不能早服也○毛本能誤

得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注篤厚也不惜杆皮之費而

貴朝聘征伐者厚於禮義薄於財利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

於是也新序雜事篇云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韓詩外

傳是以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新語云故君子篤於義而薄

於利注篤厚也詩大雅皇矣云則篤其慶箋篤厚也又

唐風椒聊云碩大且篤傳篤厚也爾雅釋詁篤厚也按說文

二部竺厚也又馬部篤馬行頓遲竺正字篤借字也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注本所以伐

鄭者欲要其人服罪過耳不要取其土地猶古朝聘欲厚禮

義不顧杆皮疏本注本所至土地校勘記出耳字云閩監毛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告從注從服從疏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是也注從服從昭十一年左傳不昭不從注言順曰從禮記樂

記率神而從天注從順也順即服從之義故襄十年左傳云

詳注

善用心曰詳

疏

注善用心曰詳○公羊問答云詳者祥也古字通爾易視履考詳虞注詳善也

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修身篇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按周書皇門解以昏求臣作威不詳又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孔注高注並云詳善也易繫辭下傳虞注吉事爲詳詳之本義爲詳審凡从羊之字多取義於吉與善故詳爲善用心也或詳卽祥之借新序雜事篇作告從而不敢不祥也韓詩外傳作人告以從而不敢不祥也是也繁露王道篇莊王曰古者曰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強不凌弱下云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意謂春秋美楚莊爲其以質待諸侯故大之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自之有注何日之有以救文也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自之有注何日之有猶無有口疏身何日之有矣韓詩外傳亦作吾以不詳立乎天下猶論身何取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注荀林父也疏既猶已語憲問篇既而曰之既也已爲語終詞書洛誥云公言予往已足也結上楚子服鄭事也左傳楚世家敎晉救鄭俱在潘庭入盟子良山賈後故左傳云及何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是也鄭世家云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

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故此以
既字括之也通義云本楚伐鄭而晉救之故經以楚爲客晉
爲主也救鄭不書者舉重與戰不言伐同例○注荀林父○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鄭世家云莊王聞還擊晉鄭
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疏注荀林父
上者林父奉君命故也曰請戰注荀林父請戰疏注荀林父
左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唯先穀欲戰此
云林父請戰者林父主帥故也左傳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
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
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故注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
順其文謂荀林父請戰也

國也注

國大衆彊

疏

新序雜事篇云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
師疲勞君請勿許韓詩外傳亦云晉彊

國也道近力銳楚
師奄罷君其勿許

王師淹病矣注

淹久也諸大夫廝役死者

是疏

注淹留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
注淹留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

淹公韋注王注並云淹久也亦作奄詩周頌臣工奄觀鉅艾
箋云奄久是也左傳令尹孫叔敖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是淹久事也○注諸大至者是○正以上子重君請
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廝養死者數百人是其病也

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

立乎天下

注以是故必使寡人無以立功名於天下

疏新序

篇云莊王曰不可彊者吾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韓詩外傳同通義云言避晉將爲天下羞按左傳所記與此小異左傳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是令之還師而逆晉寇

注

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

至復還戰也言寇者傳序經意謂晉如寇虜

疏也○左傳告

令尹改乘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注言寇至寇虜也莊王

○通義云晉稱寇者敵國辭按春秋惡晉傳故寇晉也

鼓之**疏**周禮鍾師掌鼗鼓授樂注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今

鼓之**疏**彼注脫一之字新序雜事篇云莊王援桴而鼓之韓

詩外傳同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注時晉乘舟

度鄆水戰兵敗反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

舟中身陷鄆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

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疏

新序雜事篇云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

南及敗得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撓

也韓詩外傳云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撓也左傳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日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撓也○注時晉至而

死○此何氏推度當時情勢言之不必有文也校勘記云

鄂本度作渡按○杜注云使得過渡鄰水去也作渡字此誤○

注可拘至日拘○杜云兩手曰拘釋名釋姿容云拘局也使

相局近也詩唐風椒聊云蕃衍盈剝傳兩手曰拘又小雅采

綠云不盈一剝傳同小爾雅廣量兩手謂之剝舊注一升也

考工記疏引小爾雅云二升爲剝二剝爲豆豆四升則一升亦

量名古律度量衡多取法人身蓋一手爲溢小爾雅云一手

之盛謂之溢也禮喪服傳注二十四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

四分升之一蓋一手一升稍強兩手則二升也胡氏承瑛小

爾雅義證云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

五當今之一則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

合稍贏一手之盛足有此數則一剝不過四合也說文勺部

在手曰勺禮記曲禮受珠玉者以拘注拘手中蓋以手拘之

則作拘若訓爲兩手之拘則當作日說文日又手也从日

也說文引此四句作禮蓋古禮經文臧氏庸拜經日記云何

是詩堅梓賈扁公羊義疏四十七

三

邵公引爾雅釋文而稱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爲叔孫通所取入故白虎通引釋親文稱爲禮親屬記風俗通引釋樂文爲禮樂記則禮記中有爾雅信矣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以爲後世法是也造舟者郭注爾雅云比船爲橋詩疏引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舊疏引爾雅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也與孫李郭皆異因造有至訓附會爲此說耳郝氏懿行義疏云蓋比併其船加板於上孔穎達謂卽今浮橋是也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閒居賦云浮梁踟以徑度皆其義也至其並船之數釋文引郭闕云天子並七船按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若以諸侯四大夫二士一推之則天子當並六船也按郝氏用孔疏謂卽浮橋是也造舟始於文王文王親迎太姒造舟爲梁造猶作也蓋文王勝作之制後世定爲天子法故名造舟其七船六船或定禮後彌加彌文未必文王造舟卽有此制也維舟者郭云維連四船詩疏引李巡曰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舊疏引孫炎云維連四船音義曰維持使不動搖也蓋連繫四船不致散離孔穎達謂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

耳方舟者郭云併兩船詩疏引李巡云併兩船曰方舟說文
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从水作汧方音云方舟謂之
滿郭注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滿則州人呼杭音橫按方滿舫
杭航音義同也方之初義爲併船之名引中之几方皆訓併
如車不得方軌謂不得併軌也禮鄉射記不方足謂不併足
也其詩周南南有喬木云不可方思鄉風谷風方之舟之傳
並用釋言文訓方爲汧者爾雅又云庶人乘汧注併木以渡
蓋編木以渡與併船相類故俱可名方方舟爲大夫制詩所
詠不必大夫故也則對文異散亦通矣特舟者郭云單船舊
疏引李巡云一角曰特是也此及毛詩傳說俱不引庶人乘
汧者所見本異或所引不具也說苑復恩云天子濟於水造
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並不引士特舟是其例也
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注敵大夫戰言兩君者林父本以
君命來疏與鄭世家莊王還擊晉鄭反助百姓何罪令之還
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鄰水去也晉見莊王行義
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之不止爲其欲
壞楚善行以求上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林父於上罪

起其事言及者以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爾陸

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疏通義云緩

逸去也以上並申明與楚子爲禮之事○注佚猶至去也○

爾雅釋言逸過也廣雅釋詁逸過也國語周語是有逸罰注

逸過也逸佚通亦作軟文選蕪城賦佚周令注佚與佚通廣

雅釋詁佚過也是也新序雜事篇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

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佚晉寇亦作佚○注晉見至其事

○校勘記出以求二人云鄆本作上人此誤按紹熙本亦作

上舊疏云卽上十一年討夏徵舒是其行義也討陳旣得鄭

人遂服是其功立威行也救鄭雖解者晉師未至之時楚師

已解去非謂晉人擊之令解也猶擊之不止者謂欲一逐而

擊之非謂已擊也繁露竹林云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

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

心而輕救民之意也如而也義與何氏合也○注言及至楚

爾○校勘記出大臣及君云鄆本大作以此誤大字刻改當

本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繁露玉杯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

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之

例在下者惡故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傅春

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故書齊於下

以要齊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下云宋師及齊師戰於鹹

伐者爲上齊宜爲主而與宋爲主者彼傳云不使齊主之與
襄公之征齊也故退齊於下此亦楚在下嫌楚不直故解之
爲其以臣敵君其罪已著不嫌楚曲明晉之汲汲也隱元年
傳及猶汲汲也○注陸戰至晉寇○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
東逕卷縣北晉楚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
成而還卽是處也此與僖二十二年戰於泓同義彼注云舉
水者大其不以水厄人是也隋說文肉部云裂肉也又土部
陸云敗城自曰陸篆文作壙繫傳云今俗作隳隋水謂落水
也宜陸之借字白虎通號篇云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
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
霸也韓詩外傳載此事未引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與
公羊大莊王之義合穀梁家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
也非聖人
善善之義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注

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

深責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寅月之十日杜云蕭宋

蕭縣北十里有蕭城莊十二年蕭叔大心殺南宮牛立桓公
有功封爲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後仍入爲宋邑水經注獲

水篇又東過蕭縣南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城東西
及南三面側臨獲水故沛郡治城南舊有石橋高二丈縣本
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地理志沛郡蕭云故蕭叔國宋別封
附庸也○注曰者至責之○舊疏云春秋之義滅例書月卽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今乃書日故解之也言屬
上有王言謂適上文云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令之還師而失晉寇者王霸之言也王者之道宜存人於患
今反滅人爲過深矣是故書日變於常例故曰深責之耳通
義云莊王行進於中國乃純以中國
禮責之故楚滅國錄日始於此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疏

杜云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大名

府開州東南七十里有清丘高五丈水經注狐子河篇氣瀆
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
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山
在曹州府荷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南
七十里方輿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通義云考之左
傳是晉先穀宋華元衛孔達也大大夫而專同盟於是始故豈
貶稱人
疾之

宋師伐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宋師伐陳者按諸
家經皆有此文唯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盧

文昭曰賈氏所闕當并衛人救陳
亦闕否則救陳之文何所承乎

衛人救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五終

公羊義疏四十七

昭文孫同康參校

三